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

閩錫山書齋



子五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百三

靈石耿文光斗垣甫

集部一

楚辭類

楚辭章句十七卷

漢王逸撰

明本 首史記屈原本傳次班固序次劉勰辨騷目錄附後楚辭疑字直音補一卷不知何人所著脫王逸序今從屈氏新注本抄補

王氏自序曰屈原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閭亂不見省納遂復作九歌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大義粲然逮至劉向分爲十六卷孝章卽位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

晁氏曰原作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宋玉作九辨招魂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至逸自以爲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

卷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篇

錄於讀
書志

文光案大招一篇或以爲原自作或以爲景差作晁氏亦疑之朱子按其文詞定爲差作非有左証也至其篇卷以十七數之者合其九者爲一卷數屈子之著者又分其九者爲九篇歷代相傳屈子之文凡二十五篇今按目數之至漁父止得二十三篇九歌後繫以國殤禮魂二篇或云九歌之亂辭或云九歌十一篇據晁志云不可合十一爲九是誠可疑矣然晁志之外亦無有辨及之者姑存其疑以足二十五篇之數可也若增以大招則溢爲二十六矣李安溪注九歌又去此二篇益不足矣宜存其舊也其以十一稱九者如詩之稱什不必十篇與然又有可疑者說者謂古人以篇爲卷篇卽卷也楚辭六十四篇何以爲十七卷豈數楚辭者不與他書同抑篇卷之說未盡然耶是書之前後次第屢有更易今所傳王注非其原本惟十七卷則不誤也注曰章句沿舊名也陳氏謂王注未能盡善伏讀四庫全書提要逸注多傳先儒之訓詁故李善注文

選全用其文抽思以下諸篇注中往往隔句用韻如哀憤結縉慮煩冤也哀悲太息損肺肝也心中結屈如連環也之類不一而足蓋仿周易象傳之體亦足以考証漢人之韻而吳棫以來談古韻者皆未徵引云云然則讀是註者可以知所取矣洪氏欲去辨騷可知爲古本所有非後人附益之也今洪注本仍存辨騷豈欲刪而未遽刪歟

楚辭補注十七卷

宋洪興祖撰

汲古閣本 是本每卷末有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印記目錄後有附記離騷經第一後錄班固二序劉勰辨騷一篇按陳錄洪氏有考異一卷此本已散入各句下其注先列逸注於前所補者以補曰二字別之在諸注中向稱善本

晁氏曰凡王逸章句有未盡者補之自序云以歐陽永叔蘇子瞻鼂文元宋景文家諸本參攷之遂爲定本又得姚廷輝本作者考異且言辨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錄

錄於讀書志

文光案陳錄洪氏所據者凡十四五家用力甚勤朱子云詳於訓詁名物

楚詞集注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

宋朱子撰

覆元本 古逸叢書之九光緒十年遵義黎氏刊於日本東京使署每葉二十二行每行大字二十字小字二十四字第一葉欄外有寶勝院三字木印後語目錄叙後有歲在癸卯孟春高日新宅新刊長木印雙行十二字注辨語皆先日後叙自是宋本面目與今本不同

離騷經第一九歌第二天問第三九章第四遠遊第五卜居第六漁父第七以上離騷凡七題二十五篇皆屈原作今定爲五卷

續離騷九辨第八昭魂第九大招第十惜誓第十一弔屈原第十二服賦第十三哀時命第十四招隱士第十五以上續離騷凡八題十六篇今定爲三卷

右楚詞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

文光案今本悉改舊式妄增諸家評語大半無關痛癢誠不及練湖女子之見也

黎氏叙目曰朱子注楚詞時年已七十識解在詩集傳之上世行本雖多往往闕辨証後語此獨完整中間宋諱多缺筆亦元繙宋刻與程氏易傳同作讀本最善

朱子後語自序曰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於後以備參攷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晁氏本則自九辨以下乃有之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據更當博攷之耳

洪云今本九辨第八而釋文以爲第二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按今本天聖十年陳說之所定

王逸解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義再釋之繁複甚矣洪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以全章爲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

王逸所傳篇次本出劉向

楚辭集注八卷

宋朱子撰

聽雨齋本 是本首冠以史記屈原列傳及唐沈亞之屈原外傳朱子自序在目錄後又輯諸儒之說自漢至明凡八十四家標其姓氏於前而列其總論於卷首散評則刻額上即今所通行之朱墨本也朱注宋元皆單行明刻與辨証後語合爲一書然陳錄所著集注

與辨証并題似亦合刊之本也謹案 天祿琳琅書目宋本前有羅荷向文龍二序汨羅

山水圖屈平朱子二像皆今本所無則佚之矣

陳氏曰元晦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滯而遠於事情或迫切而害於義理遂別爲之注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攷訂者則見於辨証所以祛前注之蔽陋而發明屈子微意於千載之下忠魂義魄頓有生氣其於九歌九章尤爲明白痛快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以天問而著書說者反取二書以証天問可謂高世絕識毫髮無遺恨者矣公爲此注在慶元退歸之時序文所謂孤臣棄子怨妻去婦蓋有感而託者矣

錄於直齋書錄

周氏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爲之注離騷以寄蓋以原汝愚皆宗臣故以隱況而自儻宋玉意不在駁正王洪也

錄於齊東野語

文光案陳氏所謂有感而託者蓋以此也其事備載於宋史可詳覽焉弁陽老人賈似道之門客也所著野語多所考証然好論人短其書未可深信所折服者惟朱子朱子之外凡屬道學者如饒雙峰黃東發無不被其指斥然攷二子之所論著實非密之所可及似未可厚非也

天祿琳琅書目是書刻於咸淳丁卯係宋度宗三年所繪汨羅山水圖中有清烈公廟及墓按汨羅在湘陰縣北宋爲潭州所屬施南向文龍序稱學製湘陰汨羅隸焉欲索楚辭

集註善本與邑之賢士大夫共讀之則未之有乃輟俸刻梓於縣齋廬陵羅荷者時爲文學椽故亦爲序之其刻是書蓋欲求爲善本宜其雕槧精良也 衡山文璧藏 右明文

徵明自識藏本其子文彭亦有印記後入橋李項氏泰興季氏二家收藏 書內有季振

宜印橋李項藥師藏項氏萬卷堂圖籍印滄葦項夢壽印少谿主人萬卷堂圖籍章衡山

梅谿精舍玉蘭堂季振宜藏書文彭之印十二印

以上錄於第三
卷宋板集部

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

都是怨君不成模樣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

相如楊雄爲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爲偷

生苟免之計既與屈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馬宋

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一時諸人所及 七

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故今

不復以累篇袂也

文光案三家之注王最古洪最明而朱注獨高陳直齋所謂生平傳經以外其殫見洽

聞發露不盡者萃見於此書誠知言哉此本以屈子所著二十三篇爲離騷以宋玉以

下十六篇爲續離騷篇第視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諫歎懷思三十四篇其注則先音後義每章各冠以比賦興如注傳之例宋大字本極精朗此本注低一格皆大字惟評語適足爲是書之累蔣氏所謂古與堂所增八十四家率皆評隲人文殊非發明考訂者是也屠本峻著楚騷協韻欲廣朱子所未備而屠實非知音者毛以陽謂朱子未暇注楚詞今本出後人之附會其言更爲荒唐矣朱注之外蔣注頗能徵實第騷爲詩賦之流說詩與考史自異必依年據地以實之則鑿矣

楚辭後語八卷

宋朱子撰

明本 橋李蔣之翹刊有序自荀況至呂大臨爲朱子所編凡六卷自劉基至無名氏爲蔣之翹所補凡二卷內有蔣作二首朱子無是例也按朱子序以晁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每篇題後有序則朱子之所撰也蔣所補者二十五篇此書本在楚詞集注後今通行之本皆無後語故另著之後語有明天啟十一年吳氏刊本合集注辨証爲一書陳錄楚詞後語六卷朱子撰凡五十二篇以晁氏續變二書判定而去取則嚴而有意矣

蔣氏序曰朱子論七諫九懷九歎九思爲無病呻吟今觀茲後語所錄並呻吟而亦無之矣特爲原作者意皆憫屈子之忠而悲其不遇者也所以不可不輯復廣而續之

陳氏曰永嘉林應辰渭起撰龍岡楚辭說五卷其推原屈子不死於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新而有理以爲離騷一篇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情徑行勇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寄興高遠登昆侖歷閼風指西海陟陞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爲實顧獨信其從彭咸葬魚腹以爲實者何哉然沉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楊雄皆未嘗有異

說漢去戰國未遠決非虛語也

錄於直齋書錄

文光案林說憑臆而斷殊無証佐明汪瑗撰楚辭集解蒙引考異亦務爲新說排詆諸註謂原爲聖人之徒必不肯自沉於水痛斥司馬遷以下諸家言死於汨羅之誤其因林書而推衍之歟抑偶有合耶四庫提要謂其掇拾王安石聞呂望之解舟詩李壁注中語也然則此說始自宋人自唐以前無有也無根之談實足以疑誤後生不可不辨已

陳錄重訂楚辭十六卷續楚辭二十卷變離騷二十一卷晁補之撰新序三篇述其意甚詳然其去取之際則有不可盡曉者

文光案晁書未見恐無傳本

晁志續楚辭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爲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爲辭近原既集續楚辭又擇其餘文賦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爲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乃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於原也所錄目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周氏曰涪翁云章子厚嘗言楚詞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信然

錄於浩然齋雅談

莫氏曰蔣楚稗刻朱子楚辭集註並辨証後語附焉可謂足本但不應於後語六卷後增入明人騷體爲七八卷又朱子所刪之諫懷歎思四篇復鈔置辨証之前亦不合若以所補後語及四篇附覽並退出別編使不與本書相亂卽無妨矣

錄於經眼錄

離騷草木疏四卷

宋吳仁傑撰

知不足齋本

乾隆庚子鮑氏重刊宋本後有慶元丁巳自序宋方燦跋廷博校刊跋是

書補梁劉杳

敏求記作香

舊疏之亡徵引浩博而流傳頗罕是本之外有龍威本

天錄琳琅書目是書惟明焦竑經籍志有吳仁傑離騷草木蟲魚疏二卷今觀是書標題爲草木疏而書中亦不及蟲魚且仁傑後記稱離騷以蘼草爲忠正薺菖爲小人蓀芙蓉以下凡四十有四種猶青史氏忠義獨行之有全傳也蘼薺施之類十一種傳諸卷末猶佞幸姦臣之傳也云云是仁傑之蔬草木正以沅湘香草騷之寄托故作此以逆靈均之意耳其稱草木蟲魚疏者乃甬東屠本峻所撰則知焦竑所載並未加考也仁傑宋史無傳按朱彝尊曝書亭集有吳氏兩漢刊誤補遺跋稱仁傑字斗南別號蠹隱居士本崑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而然登淳熙進士歷官國子學錄今書中於結銜下亦署河南其銜爲國子學錄俱與彝尊所言相符惟書末結銜稱免解進士蘄州學正充羅田縣學講書吳仁傑校正意仁傑此書既成刊行之日乃在羅田也方燦亦稱河南人其始末無考影鈔字畫結體在歐柳之間非工書者不能得此 虞山席鑑鈔本鑑無攷 有席氏玉照諸印 提要云末有校正姓氏三行

屈宋古音義三卷

明陳第撰

武昌張氏本 是書明板久亡乾隆丁亥徐時作所刊崇本山堂本卽四庫所收者是也

此本爲學津討源之一種面有武昌張氏校刊木印卽依徐本刻之者前有綏安徐時作序萬歷癸丑陳第自序甲寅自跋焦竑序次古音目凡二百三十四字凡例四條第一卷先標一字而增以注次降一格爲屈宋之句蓋以明某字見於某句也其字之次依篇弟爲之其字之注先音後証音如降音洪能音泥皆不作仄切使人易曉證如蘭音連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音延蓋旁引他書以互證之也凡見於詩者八十餘字則注云詳見毛詩古音攷第二卷於屈原所著去天問一篇而錄其二十四篇第三卷於宋玉所著九辯招魂外增以高唐神女風賦登徒子好色賦共十四篇總之爲三十八篇不雜以他家故題曰屈宋每篇之中亦各有音注又以其所撰辭賦漫題取題屈宋者附於後大抵如八十一家之評殊無考証實爲蛇足是書與毛詩古音攷互相發明又爲彙刊之本讀者宜合併觀之亦可知古韻之大凡矣論古音者發源於此而明白易曉尤有益於初學顧氏唐韻正所引更爲浩博視此益密陳氏力闢叶音叶音之誤始於兩漢書注是書洗古今之陋豈不偉哉

山帶閣楚辭六卷餘論二卷說韻一卷

國朝蔣驥撰

原本 首總目次篇目自序次雍正丁未後序次探撫書目四百餘種次屈原列傳次外傳唐沈亞之撰次楚世家節略次考正地圖以上爲首卷注六卷並餘論說韻共十卷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字

蔣氏自序曰作文次第無可參校竊嘗以意推之初失位志在潔身作惜誦已而決計爲彭咸作離騷十八年後放居漢北秋作抽思逾年春作思美人其三年作卜居此皆懷王時也懷王末年召還郢頃襄卽位自郢放陵陽三年懷王歸葬作大招居陵陽九年作哀郢已而自陵陽入辰渚作涉江又自辰渚出武陵作漁父適長沙作懷沙招魂其秋作悲懷風逾年五月沉湘作惜往日蓋察其辭意稽其道里有可徵者故列疏於諸篇而目次則仍其舊以存疑也若天問橘誦遠遊文辭渾然莫可推詰固弗敢強爲之說云

蔣氏後序曰余於戊子夏始發憤論述六閱年始成凡訓詁考証多前人所未及而大要尤在權時勢以論其書融全書以定其篇審全篇以推其節次句字之義其說或不免爲人之所駭而一求乎心之所安世之學者因意以知其文因文以得其人將百世之下聞風者亦有所興起也

論楚辭者向稱七十二家古興堂又增之爲八十四家然率皆評隲其人文非能發明考

訂有所增益於是書也余所閱約十餘種其間得失相參別爲分疏兼抒未盡之懷附綴篇末日曰餘論

說離騷者言人人殊紛綸舛錯不可究詰惟朱子集注特爲雅馴然竊嘗循覽其解茫乎不得其條理輒頽然舍去獨取本文循繹數過乃知首尾相承珠貫繩聯蓋通篇以好脩爲綱領以從彭咸爲結穴如天造地設極變化皆極明了

篇中曰好脩曰脩能曰脩名曰前脩曰脩初服曰信脩脩字凡十一見首尾照應眉目了然

離騷下半篇俱自往觀四荒句生出只是一意却翻出無限烟波

作文有深一步觀法好仁者無以尙之劉君棨文云非難於獨知仁之可好難於知仁之外甚有可好而終不以易吾仁也如是則無以尙之精神倍出離騷屢言求君蓋此意也弭節之義舊皆闕注按周禮大司徒鄭注五御之節今攷五御舞交衢者車旋應於舞節其義較然上林賦有按節弭稱揚節

凡注書者必融會全書方得古人命意所在楚辭簡狄事凡三見蓋謂簡狄居有娥之瑤臺譽聞其美且賢遣元鳥爲媒致聘而女樂從因得爲妃生契而啟商祚是蓋原說詩之

旨也與史說吞卵孕妃所傳各異臺自指有城之臺時方未嫁故曰女王叔師騷經注既用呂氏春秋有城高臺之說及注天問又云侍帝譽於臺上其魯莽固不足論朱子亦兩取其說何也因高幸有元鳥致詒事故騷經用鳩鳩鳳凰渲染鳩鳩既不堪使自適又非所宜躊躇之後方及鳳凰其勢已晚却恐高辛元鳥之使已在我先因止而不遣鳳凰本在前驅一似忘却故借鳩鳩紆折生波正欲爲先我作地耳朱子乃謂鳳凰受高幸之詒則與元鳥致詒戾矣辨證又云使原得鳳凰則高辛何由先我哉大類夢中占夢也元鳥致詒豈本遣元鳥氏之裔而後世訛其傳歟

舊解亂爲總理一賦之終今案離騷二十五篇亂詞六見惟懷沙總申前意小具一篇結構可以總理言招魂則引歸本旨涉江哀郢則長言咏嘆抽思則分段叙事未可一概論也余意亂者蓋樂之將終衆音畢會而詩歌之節亦與相赴繁音促節交錯紛亂故有是名耳

庚子後復見安溪李公離騷解義朱天閑離辨王詒六離騷彙訂朱氏最好議論紕繆尤多其餘或襲舊以傳訛或創新而失當往往而有

曰吉日又曰辰良干支雙美

獐性善驚故曰章皇

辨舜葬事後人異議頗多主南巡者鳴條紀市皆以爲南方辨其非者蒼梧九疑皆指爲北地南巡之言固不足信而湘江淚竹皆附會之談也二妃死葬江湘說本秦博士王叔師以湘君爲水神夫人爲二妃韓退之以湘君爲娥皇夫人爲女英羅願爾雅翼以湘君爲神奇相二女死後之配夫人卽二女二篇乃相贈答之辭皆主其說者也而韓說爲勝郭景純以湘君夫人爲天帝二女羅長源以湘之二女爲舜女霄明燭光而湘君夫人又別爲水神顧寧人以爲水神之后及妃王薺齋以湘君爲水神夫人爲水神之妻皆辨其非者也而王說似優然則謂二妃果爲湘神與謂屈子之必不以二妃爲湘神皆膠柱之見也

天問本多難解處今所注或濫引諸子讖緯及稗史言不能闕疑是吾過也

九章命名皆作文本旨無泛設者

哀郢百姓及民皆原自指集注不免膠柱之見薺齋又謂哀郢乃叙頃襄遷陳事尤謬

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拔郢集注附之懷王失考錢飲光又沿其誤而分疏之可爲一噓

集注風穴風從地出處南山經丹穴有鳥名鳳疑淮南風穴本丹字之誤高誘仍其訛而